



法国文化史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让-皮埃尔·里乌 Jean-Pierre Rioux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主编

大众时代：二十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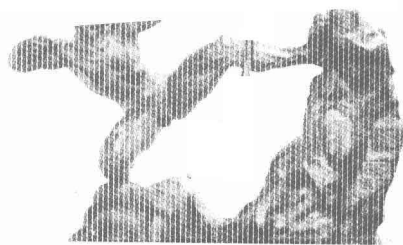
Le Temps des masses : Le vingtième siècle

让-皮埃尔·里乌 / Jean-Pierre Rioux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 /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著

吴模信 潘丽珍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国文化史

让-皮埃尔·里乌

Jean-Pierre Rioux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主编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IV

大众时代：二十世纪

Le Temps des masses :

Le vingtième siècle

让-皮埃尔·里乌

Jean-Pierre Rioux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著

吴模信 潘丽珍 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文化史. 4, 大众时代: 二十世纪 / (法) 里乌, 西里内利编;
吴模信, 潘丽珍译. -- 2 版.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617-8107-4

I. ①法... II. ①里... ②西... ③吴... ④潘... III.

①文化史—法国—20 世纪 IV. ①K56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724 号



HISTOIRE CULTURELLE DE LA FRANCE (TOME 1 – TOME 4)

Sous la direction de Jean-Pierre Rioux et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Copyright © Editions du Seuil, 1997/1998

Published arrangement by Feng CH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6-248 号

法国文化史(卷四)

(法) 让·皮埃尔·里乌 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 主编
吴模信 潘丽珍 译

责任编辑 李炳韬
特约编辑 吴雅凌
封面设计 魏宇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市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8.12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107-4/G·4731
定 价 7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目 录

第一部分 世俗化 大众化 分裂(1885—1918)

第一章 玛丽亚娜领头 / 3

- 1 共和国持续的晴天 / 7
- 2 近似的民主 / 11
- 3 初等教育的基座 / 16
- 4 从幼儿园到大学 / 27
- 5 阅读和美术 / 31

第二章 冲突的文化 / 35

- 1 天主教徒与自由思想者 / 36
- 2 自由的政教分离 / 42
- 3 德雷福斯事件的青春活力 / 47

第三章 大众视野 / 51

- 1 没落衰退和现代性 / 59
- 2 印刷品的黄金时代 / 65
- 3 象征派的挑战和新艺术 / 72

第四章 娱乐消遣时代 / 79

- 1 欢庆活动 / 82
- 2 旅游 / 89
- 3 天堂般的电影 / 91
- 4 现代体育运动 / 95

第五章 中间色调的分裂 / 101

- 1 塞尚的孩子们 / 102
- 2 1913 年的会合 / 109
- 3 规范之外的三个影响领域 / 117

第六章 死亡和赞同 / 125

- 1 防御性的允诺 / 127
- 2 难以忍受的痛苦 / 136

第二部分 加速的时代(1918—1962)**导言 / 145****第七章 仍然是共和国 / 147**

- 1 共和国的单一文化 / 147
- 2 右派和左派:一种重新激活的冲突文化 / 153
- 3 一个和平主义的法国吗? / 157

第八章 学校、大众和电 / 161

- 1 “羊皮纸的胜利腾飞”? / 161
- 2 小学教师的共和国 / 165
- 3 图像和声音的运用 / 168

第九章 重现的时光? / 181

- 1 变幻莫测的光线 / 182
- 2 一根超现实主义的导火线吗? / 186
- 3 疯狂岁月的文化 / 195

第十章 黄昏 / 201

- 1 法兰西之谜 / 201
- 2 历史的觉醒 / 204
- 3 启蒙哲学受挫? / 207
- 4 印度夏天 / 210

第十一章 子夜文化 / 217

- 1 巴黎—柏林? 知识界的附德主义 / 217
- 2 诗人的荣誉 / 221
- 3 战俘法国的逃亡文化? / 223
- 4 意识形态的改朝换代 / 229

第十二章 没有战后 / 233

- 1 一种反映时代的文化? / 233
- 2 在冷战的阴影下 / 238
- 3 “法国蜗牛不再有外壳” / 244

第十三章 大众文化深深扎根 / 249

- 1 广播的鼎盛时代 / 249
- 2 谷登堡的法国:死期延缓? / 255
- 3 “孟戴斯时代” / 261

第三部分 世纪末(60年代至今)**导言 / 271****第十四章 60年代,初期风格 / 273**

- 1 “创新”的飞沫 / 275
- 2 “伙伴”时代 / 282
- 3 电视不可逆转的上升 / 285

第十五章 “辉煌的30年”中期 / 295

- 1 1965年,转折的一年 / 295
- 2 1968年五月风暴:法国的一次例外? / 297
- 3 大众文化,还是社会文化的新分化? / 302
- 4 共和国永存 / 306

第十六章 国家紧缩 / 309

- 1 多种形态的危机 / 310
- 2 教育令人失望 / 317
- 3 维护文化例外 / 322

第十七章 大众文化消费 / 327

- 1 没有规律的供与求 / 327
- 2 行为的频繁变化 / 331
- 3 对音像心醉神迷 / 338
- 4 面包和游戏 / 347

第十八章 价值问题 / 353

- 1 主体回归 / 354
- 2 形象创造 / 361
- 3 世界再受迷惑 / 365
- 4 记忆患病,特性困惑 / 373

结束语 / 381**人名、地名和著作名索引 / 385****参考书目 / 415**

1. 第一部分

世俗化 大众化 分裂（1885 年—1918 年）

第一章 玛丽亚娜^①领头

毫无疑问,本卷第一部分的要点,在1885年6月1日星期一,当共和国为维克多·雨果举行首次完全世俗的国葬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次葬礼庄严而盛大,因而符合现在这样一个毫无耐性、异常急躁时代的国民的期望,与法国始终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完全相称。戏剧家朱尔·克拉勒蒂直截了当地说过:“确保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拥有霸权的是文学艺术,是小说,是历史。”参议员勒内·戈布莱^②进一步颂扬说,雨果“来自我们中间,来自我们的传统,来自我们的种族。有正当理由感到骄傲的法国要求得到雨果。法国以他为荣,为他自豪,法国今天自身也享有隆名盛誉”。这种自豪把夸耀和热情,把无比激奋的民众和法定社团,把古老的反教权的自然神论者向“所有灵魂”要求的祈祷和对具有真知灼见的原则以及对与生俱来的爱国主义的充分肯定结合起来。是的,这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拥护共和国的加冕典礼。

这次葬礼行列行进将近九个小时,从凯旋门到先贤祠,中间经过协和广场、圣日耳曼大街、米歇尔大街和苏弗洛大街。所经之处合理而浓烈地混合着革命圣地的历史和褪尽光辉的贵族阶级的历史。葬礼的行列向挂着黑纱的纪念性建筑物,向仓促建成的这位法兰西院士的塑像表示敬意,这些塑像是人们热火朝天、挑灯夜战建造起来的,恰好有爱迪生电力公司慷慨提供的电这个“现代奇迹”的照明。不时使葬礼行列停顿下来的“圣经柜”^③的军事分队光亮耀眼,豪情满怀,被人们激动的目光一览无余。人们听见大炮有节奏地齐鸣致哀,还有应时的颂歌与合唱。然后有19位发言者讲话。他们当中,政治家早上在凯旋门发言,作家晚间在先贤祠演说,这形成艺术与共和国之间古已有之的合理和完美的对称。国家的所有机构和来自整个法国的为数不少于1168个团体与“会社”汇聚成一股前所未有的人流,完完整整、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显示出进步、理性和思

① 玛丽亚娜是戴弗里吉亚帽的年轻女人,半身像,象征法兰西共和国及其政府。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如有例外另行说明。

② 戈布莱(Goblet, 1828—1905),法国政界人士,激进派活动家。曾任议员、部长、总理等职。

③ 犹太教堂内藏《摩西五经》经卷的壁龛。此处为引文。



图 1 这幅水彩画《1885年6月1日维克多·雨果的葬礼》是乔治-弗朗索瓦·吉奥所作，如今存放在卡那瓦莱博物馆。画上可以看到诗人周围的激动情景。巨大的灵柩台，形成褶皱的黑纱，蓝白红三色焰形装饰旗，围成一圈的火炬架，这一切都显示，在这哀伤而又豪迈的一天，凯旋门下举国一致的震动。人群已经很密集，步行者、流动商贩、车辆相互混杂。看热闹的人爬上了梯子，人们三五成群在交谈，士兵淹没在老百姓当中。民众汇集在一起，观赏这盛大的场面，而且不久就会骚动起来。雨果的去世仿佛把共和国设在了凯旋门神圣的穹顶下。1921年，无名士兵之墓将进一步使这里成为“纪念地”。（《1885年6月1日维克多·雨果的葬礼》，乔治-弗朗索瓦·吉奥，巴黎卡那瓦莱博物馆收藏）

想相结合的青春活力。

在葬礼行列的中心,贫民式的极端简朴的柩车遵从死者遗愿,拖着《世纪传说》和《悲惨世界》的预言者^①的遗体。遗体的两侧是现代性和永恒性的象征:象征现代性的是1个报界代表团、4个艺术社团和“学校营”的孩子;象征永恒性的是由12名青年诗人组成的小组和贝桑松的代表物,即雨果故乡的熟土。雨果的灵柩在黄昏时分沉降到先贤祠的地下墓室里,那里最靠近伏尔泰和卢梭的墓室,这正是死者所体现的19世纪同解放思想的启蒙时代的理想结合。只有一面红旗在马路上迎风飘舞,那就是1815年的被流放者^②的红旗。这面旗帜是被获准显露的,条件是“在旗杆顶端系一条蓝、白、红三色饰带和一条黑纱巾”。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骚动来打乱满怀忧伤和感激的共和国秩序。

的确,共和国为了当之无愧地组织好这次规模巨大的哀悼活动,作了十分周全的考虑。5月22日,这位作家参议员在他位于埃洛大街的住所逝世。在他去世的房间里,在卧榻对面,放着克莱桑热^③制作的一座共和国半身塑像,由“共和国精英”组成的、醉心于机会主义的布里松^④政府,仅仅看到了这样严肃、这样富于浪漫色彩(据说,即将远离的人写了最后一行亚历山大体诗句,虽然平淡无奇,但情有可原:“这里进行着白昼和黑夜的战斗”)、这样世俗(病危者和家属拒绝巴黎大主教做临终弥撒)的临终弥留景象,就采纳了国葬的指导方针。雨果临终的两个星期中,四面楚歌的报刊一直狂热地加以报导。因此,权力机构正在进行一场象征性的、政治性的英勇斗争,这场斗争将使这位其诗篇已被法国学童熟记心头的诗人成为共和国最优秀的捍卫者。24日,这场盛大丧事的原则由意见一致的众议院制订出来,成为法令。一个委员会开始规划这项国务活动。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加尼埃^⑤、达卢^⑥和勒南^⑦。26日,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朱尔·格雷维^⑧总统签署了两项行文简练的法令,其中一项是使先贤祠恢复“它最初的法定的用途”,即让它又成为为伟人举行共和祭礼的神庙,这就是说,继巴丹盖^⑨让它归属天主教会之后,又使它世俗化;另外一项法令规定,这位已故伟人的遗体将存放在这座建筑内。紧接着,天主教徒力竭声嘶地反对先贤祠回归异教徒,

① 指雨果。

② 指拿破仑。他于1815年兵败滑铁卢后,被英、德联军放逐于大西洋圣赫勒拿岛。

③ 克莱桑热(Clésinger, 1814—1883),法国雕塑家。

④ 布里松(Brisson, 1835—1912),法国政界人士,激进社会党人。曾任参议院议长及总理。

⑤ 加尼埃(Garnier, 1801—1864),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⑥ 达卢(Dalou, 1838—1902),法国雕塑家

⑦ 勒南(Renan, 1823—1892),法国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科学的未来》、《童年和青春时代的回忆》等。

⑧ 格雷维(Grévy, 1807—1891),法国政界人士、温和共和派活动家。曾任参议员。1879年当选为总统。

⑨ 即路易一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

《十字架板》看到法国对宗教疏远冷漠,竭力想摆脱教会,并专注于共济会祭礼”,因而感到悲痛万分,立即发起一场报复性的捐助,为再次遭受磨难的圣热纳维埃芙^①在她的山上竖立一座塑像。在这场斗争中,所有共和派议员异常坚定,甚至争取到极左翼赞同他们的观点,只有朱尔·盖德^②除外,他那粗浅的马克思主义,保护他免遭任何阶级之间攻击的损害。

随后发生的事,只不过是维护共和秩序而已。不久前,在举行朱尔·瓦莱斯^③的葬礼和一年一度对巴黎公社社员墙的拜谒活动中,曾发生过极端分子的过火行为,为了避免这类事情再度发生,当局派巴黎警察和军队采取大量措施,防止任何纪念“革命日”的企图冒头;与此同时,警方在最后时刻还让林荫大道上和人们对之记忆犹新的巴士底广场上的送葬行列改变行进方向。此外,为了维持社会公正的平衡,当局禁止与巴黎公社为敌的拙劣作家马克西姆·迪康^④以法兰西学院的名义赞扬《凶年集》的作者,歌颂对1871年的被流放者^⑤的大赦。这些事就这样体面而果敢地完成了。

10

然而,这种合法而明智的协调一致的行动,既受到鼓励,也受到一个现象的对抗。这个现象的尖锐性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这个现象就是大众的突然侵入。在新闻界的怂恿下,群众用自己的方式在形势的极度发展中过火行事。如果说星期一穿越巴黎的行动十分庄严肃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话,那末,前一天,即5月31日星期日,在设在凯旋门的点着蜡烛的巨大陈尸室里展陈死者遗体这件事,却演变成始料不及的乱哄哄的局面。从邻近的埃洛大街直到凯旋门,灵车被高声喝彩的人群紧紧夹在中间。接着,被费尔南·格雷格^⑥后来称为“人民长河”的人流汹涌而来,撞到饰有共和格言的巨大灵枢台上和镶在拱顶下面的葬礼石膏花饰上,撞到这位世俗使徒^⑦和国民诗人^⑧身上。这位诗人深受民众喜爱的作品,同刻在凯旋门上面、位于吕德^⑨的《马赛曲》浮雕下方的革命和帝国的历次胜利互相应和。在小贩出售电镀领带别针、蓝红白三色金属竖琴、墨汁新鲜的小册子和传记的叫卖声中,在处处有人开怀畅饮甘草柠蒙露和红葡萄酒的集市节日氛围中,重新汇聚的民众越来越变得泪流满面,忧伤哀叹。他们高声叫嚷,

① 圣热纳维埃芙(422?—500?),巴黎的女主保圣人。相传她曾劝说巴黎居民留城固守,并击退匈奴入侵者。

② 盖德(Guesde, 1845—1922),法国政界人士、左派政治活动家。

③ 瓦莱斯(Valles, 1832—1885),法国作家、记者、社会活动家、巴黎公社委员。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被叛死刑,避居国外。1883年被赦后返法。

④ 迪康(Du Camp, 1822—1894),法国作家、旅行家。

⑤ 指1871年5月巴黎公社起义遭镇压后公社战士中被流放者。

⑥ 格雷格(Gregg, 1873—1960),法国诗人。作品有《童年的房屋》等。

⑦ 指雨果。

⑧ 指雨果。

⑨ 吕德(Rude, 1784—1855),法国雕塑家。

到处闲逛,诉说他们的痛苦和力量,唱着即兴吟出的浪漫歌曲,高高举起他们的孩子,以免漏掉这个英勇守灵场面的一丝一毫。民众的旺盛精力展露得淋漓尽致。后来,在6月2日的《日报》上,龚古尔弟兄^①恶意报道说,那个夜晚,在香榭丽舍的树丛中,连妓女的X也戴了孝。

有什么要紧呢!民众想在第二天受到严密管制之前,自由地向诗人说声再见,他们想用自己的方式向他表示应该表达的敬意,因为他的诗句永远教给他们“一个不受命运束缚的民族欢乐”(《战斗》报后来如是写)。莫里斯·巴雷斯^②后来在《背井离乡的人》一剧中,在“一具尸体的社会效应”这非常有名的一幕里叙述,在6月1日这天,“滚滚人流……因为造出了一尊神而赞颂若狂”。夏尔·佩吉^③预见到这一事件的令人忐忑不安的现代性,因为他在这一重大事件中,看见了“人民列队庄严行进,人们看着他们列队庄严行进,他们自己也看着自己列队庄严行进”。共和国为人民大众所苦,“纵情狂欢”使盛大的仪式排场更大、气氛更浓。这次具有双重雨果崇拜性质的乐观的诀别,已经有着强烈浓厚的雨果气派和色调。

11

1

共和国持续的晴天

这个在1885年通过它的诗人这样自我庆祝和被人庆祝的生机勃勃的共和国,正如当时被人牢记在心的那样,诞生于1870年9月4日^④。它在反对君主制度或帝国维护者的斗争中,在反对道德秩序^⑤的斗争中,在反对任何篡权和任何革命的斗争中,通过对原有政治、选举和制度的一系列侵犯,从瓦隆^⑥修正案

① 龚古尔弟兄指法国作家爱德蒙·龚古尔(1822—1896)及朱尔·龚古尔(1830—1870)弟兄。逝世时遗赠大部分财产,成立龚古尔学会,颁发奖金。

② 巴雷斯(Barrès, 1862—1923),法国作家。生平宣传自我中心及民族主义。主要作品有三部曲《自我崇拜》及长篇小说《有灵感的山丘》。

③ 佩吉(Péguy, 1873—1914),法国作家。作品有《贞德》、《夏娃》等。

④ 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9月2日色当战役法军败北,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俘。9月4日消息传到巴黎,巴黎爆发革命,推翻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诞生。

⑤ 1873年6月法国保皇分子,法国元帅麦克马洪当选为法国总统。他提出在法国“建立道德秩序”口号,目的在于打击共和派,依靠天主教精神支柱恢复保守主义社会传统。

⑥ 瓦隆(Wallon, 1812—1904),法国政界人士、温和共和派议员、历史学家。曾任教育及宗教部长。1875年1月提出关于总统选举的修正案。

和1875年的宪法,到1877年5月16日危机^①和1884年朱尔·费里^②谋求的修正,分阶段地使自己势所必然地被人接受。尽管酝酿着尖锐的社会危机和对抗,但是,自1887年由布朗热^③所体现的全民表决冒险,直到1907—1908年的社会斗争引起的死亡,没有任何学说的文集汇编,没有任何要求人接受的思想意识,没有国民宗教(卢梭珍视的这种思想不断被人以反对偶像崇拜为由加以拒绝和摒弃):暗含的事物和情感的事物、世俗的事物和法定的事物、象征性的事物和节日般的事物,一言以蔽之,文化的事物,与学说性的解释和纯政治的国家在先权相比,更加为人赞许喜爱,因为首先要确保最大多数人的系统发展——仍然是文化的系统发展!

经过一系列为取得制度法规和政权(自1799年以来,其反响确实一直萦绕着整个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以后,1789年的指导原则^④已经转变为法律的形式。瓦隆说:“我不对你们说:要宣告共和国成立!我对你们说:要组建政府!”一套基本的法令将确定取得胜利的共和派企图强制执行的独一无二的“教理大全”:向所有的人提供一个充分行使各种自由的法律框架。最根本的是,在1879年选定《马赛曲》为法国国歌、1880年选定7月14日为法国国庆日以后,还是在1880年,通过了关于酒店经营的宽容法,这适时地促进了人民的社交往来。此外,1881年7月29日通过了集会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法;1884年通过工会法和离婚法。特别作为上述各项法令的延续,通过了费里和戈布莱提出的1881年、1882年和1886年的学校法。接着通过了1884年的市镇大法。与此同时,所有自由结社的倡议都得到容许,甚至受到鼓励。在宗教团体的命运得到解决之后,自由结社后来由1901年法令加以确认。就这样,从选举委员会到体操协会,从少年之家到“朋友会”,从铜管乐队队员到消防队员,所有志愿者都或多或少需要了解共和国的原则,所有地方性的活动都被要求歌颂荣誉和祖国。

这些“共和国的法规”在政治上不可触犯,而且接二连三地合法化,从此以后被视为共和国本身的组成因素,并且,正如塞尔日·贝尔斯坦所指出的那样,被坚决认为是“共和模式”的主要构件。法国这个独一无二地采纳了这种制度式样

① 1877年5月16日,法国总统麦克马洪,以温和共和派总理朱尔·西蒙纵容共和派及在众议院面前软弱无能为由,迫其辞职,并再度任命布罗伊公爵组阁。众议院中363名共和派议员起而反击,提出一项议案,拒绝信任新政府。麦克马洪毫不退让,采取极端措施,在参议院多数同意下将众议院解散。史称“5月16日危机”。

② 费里(Ferry, 1832—1893),法国政界人士、共和派活动家。曾任巴黎市长、教育部长、总理等职。

③ 布朗热(Boulanger, 1837—1891),法国将军、政治冒险家。1886年任军政部长。任职后,哗众取宠,争取工人及士兵信任,捞取政治资本,极力主张对德复仇,积极改进军队武器装备,试图延长兵役期,因此博得民族主义者和部分社会舆论赞许。一时在法国掀起一股“布朗热热”。1887年5月布朗热被解除军政部长职务。1889年1月27日他在巴黎的补选中获胜。当晚他的成千上万个狂热拥护者游行示威,催促他进入总统府、发动政变。议会和政府立刻采取一系列防范措施。内政部传言要逮捕他,他被迫逃往比利时。1891年9月,他在失去情妇的绝望中自杀身死。

④ 指1789年发表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提出的原则。

和民主理想的强国,企图把这种式样运用到自身并且普遍倡导。正如弗朗索瓦兹·梅洛尼奥在这部《法国文化史》的第三卷里指出的那样,政治人物对始终孕育着未来的19世纪忠心耿耿,从那时起就发动并加强一次文化革命。在这里,没有必要详尽论述人们对这样建立起来的法制是如何强烈而持久的喜爱。只消了解,自19世纪80年代起,在越来越多的国民的头脑和内心中,几种简单的思想势力被人接受,并将在几十年内构成一种冲突的、真正的“共和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信念紧紧贴合法规,国家教给人们权利的价值。

第一个确定无疑的事情,是共和国议院的主导地位。这个机构是祖国的多样性和自由的反映,是在良好的“共和纪律”中通过两轮区域选举,或者有时是通过名单选举制选出来的。投票选举构成人民大众,人民大众的代表构成集中起来的国家。既然这两条准则是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核心,因而不可触犯。热情的关注加强了赋予当选者的信任;这种关注由极其丰富多样的新闻出版维持着,它对《政府公报》,甚至对议员们轻松愉快的话语,都甚感兴趣。议员们在波旁宫^①的讲坛上发表的言论,又在各自的选区再度宣扬。这个讲坛因而变成了一种论坛和世俗讲台的混合物,变成一种教学模式,一种经常是学徒但又始终是主人的民主分子的舞台。一切都汇聚到波旁宫的半圆形梯级会议厅里,一切都在这里沸腾,一切都在这里处理。在这里,人民大众通过选举授予权力。因此,选举运动和选举本身实质上变成了一种演说和辩论的激烈竞赛,一种争取最后胜利的艺术。这种竞赛和艺术,局限于长期对峙的左右两个阵营之间特定的雄辩术、推理方式和历史参照。第二个确定无疑的事情,是对共和国总统消隐地位的接受,这是第一个确定性的必然结果。共和国总统始终被怀疑有当波拿巴的企图。弗莱尔^②和卡亚韦^③1912年在《绿衣》一书中极其温和地嘲讽了共和国总统的角色。参议院的作用也消隐了。在参议院这个机构里,保守的乡村贵族比比皆是,但它却因懒得坚持反对,而被公认为是地方行政单位有用而压缩的表现形式,这对政府及其首脑是有利的;政府首脑是被任命的永久的共和国捍卫者,集中而忠实地反映了投票的结果、各党派的名额分配和议会专制主义。

毫无疑问,这种建立在选举诚意之上的文化,在1884年以后,对长期维持各种权力的平衡,对解放司法部门和支配行政部门,对限制家庭出身和金钱的垄断,对预防危机和诸如社会分裂之类的政治动乱,都将感到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然而它却不费一枪一弹,轻而易举地让人接受了,因为它继承了被法国大革命承接过来的,并在整个19世纪过程中经过痛苦检验的启蒙运动遗产的最优秀部分。就这样,它把对个人优先于社会的肯定,同对“民主教育”(皮埃尔·罗桑瓦隆)

① 波旁宫建于1722—1728年,现为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

② 弗莱尔(Flers, 1872—1927),法国戏剧家。作品有《灵与肉之间》等。

③ 卡亚韦(Caillavet, 1869—1915),法国戏剧家。作品有《韦尔日老爷》、《德行之路》等。

的新需要结合起来,这个新的需要,是色当的耻辱^①和巴黎公社的暴行以来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个共和国被创建并被延续了之后,拒不接受任何社会生活,因为,在社会生活中,个人与生俱来和不受时效约束的自由与权利可能受到团体的限制。它否认可能绕过共和国的法律或拒绝承认投票的代表性的权力。它虽然通过议会制和普选使公民神圣化,但也企图通过国民教育培养造就新人的方式,通过把个人提高到具有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民主主义者的视野的方式,来完成法国大革命。它的权利国家是即将来临的民主的序幕。它的“有条件的民主爱好”(莫里斯·阿居隆)延伸为民主愿望的大众教育。这样,国民的和道德的教育,会使投票箱变得崇高起来;批判性的教育以及价值观念,将使选举变得伟大起来。从此,它要装出能够高超地掌握这个世纪的新赌注。1884年,哲学家阿尔弗雷德·富耶^②在指出这个赌注的特征时这样说:“普选有它内在的深刻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都是民主非解决不可的谜团。所有这些冲突和矛盾都是选举权和法定能力之间的根本冲突和矛盾。选举权是赋予每个人的,而法定能力实际上却只属于某些人。把数量优势同智力优势调和起来,这是民主无法解决的问题。”共和国对个人的尊重和培养民主主义者的公共教育,这种由费里、马塞^③、富耶和瓦尔德克—卢梭^④、比松^⑤或布尔热瓦^⑥之类人物倡导的文化,把法国大革命铭刻在现代社会里,有一段时间绕过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长期对抗,从机会主义转入激进主义,控制住一再爆发的危机,把自己公诸于众。这种文化对数量和理性进行的调和,是忠于康德^⑦和孔多塞^⑧的。它同样忠于1876年在里尔发表演说的那个甘必大^⑨。此人认为,“民主主义者不能停止寻求照亮大众和使光明到来的方法”。为了用一种公民性和交际性的混合物,使这种教育变得更加稳定持久、为人喜爱,他早在1871年倾心表露说:“我一直认为,为了在我们当中最终保证共和民主的胜利,至关紧要的不仅仅是要使民主成为一种统治的

13

① 指1870年7月普法战争中法军在法国东北部城市、国防要塞色当被普军打败一事。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此战役中投降。

② 富耶(Fouillée, 1838—1912),法国哲学家。著作有《精神实证主义》。

③ 马塞(Macé, 1815—1894),法国教育家、新闻记者。

④ 瓦尔德克—卢梭(Waldeck-Rousseau, 1846—1904),法国政界人士,温和共和派活动家。曾任议员、部长及总理等职。

⑤ 比松(Buisson, 1841—1932),法国政界人士、教育家。曾任教育总监等职。

⑥ 布尔热瓦(Bourgeois, 1851—1927),法国政界人士。曾任议员、部长及总理等职。

⑦ 康德(Kant, 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主张自在之物不可知,人类知识是有限度的。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论批判》等。

⑧ 孔多塞(Condorcet, 1743—1794),法国哲学家、数学家。著作有《人类精神进步历史概况》。

⑨ 甘必大(Gambetta, 1838—1882),法国政界人士、共和派领袖之一。曾任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及总理等职。